南渡錄

南渡錄卷之四

大理寺左寺丞前工科都給事中臣李清纂

十二月乙卯予殉難諸臣謚廕世錦衣者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非有軍功不得與

加兵部侍郎總督事尚書原任尚書白貽清太子太保各廕一子

贈故陝西巡按李應期太僕寺卿罷廕

皆以勦寇功

原任通判副總兵王倘時請追論妖書及三案諸臣命又之

此何時而為
汲汲於此

伯時自稱隨封恭皇帝知前後事最真因既　皇祖神
宗時宮闈內治皆賢文母但冊立東宮稍緩蓋緣孝端
皇后年茂明諭閣臣待嫡若諸臣果從國本起見言非
不正但謂非加之易儲名目則無以為功必欲傾陷孝
寧太后暨恭皇帝於不測讀　皇祖慰皇太子有逆惡
捏造妖書離間我父子兄弟之諭俱時潤下皇太子亦
含潤時緝訪雖嚴奈庇護多工終以貫盈劣生皦生光
充數而吞舟畢竟漏網及東宮已立恭皇帝之國可無
他議矣乃秉瘋漢張差突入東宮而王之寀以提牢主

為鄭貴妃朝祥以猶私充因乃為諸行流寓小人之尤

事構無影捏詞作本犯口供又賴 皇祖聖明召諸臣於太皇太后靈次太子皇孫並侍於前委曲宣諭有曰我父子何等親愛外庭有許多議論爾等為不忠之臣使我為不孝之子可見 皇祖骨肉間俱有不安則奸黨逞其兇心將置祖后皇考於何地時臺臣劉光復越班趨進大言曰如聖諭 皇祖怒其狂率兼震驚太后神位因逮詔獄時壽傳能諫不知所訣何言瘋人說夢大都類此迨 皇祖升遐遺詔令册立貴妃為太后衆奸堅執不從隨移居一字號殿賂資什物十失五六至

熹宗初年猶牽詘不伏凡能指訶祖后皇考者即稱為風力即此舉動無非欲誅陷祖后皇考於莫可言之禍耳臣又憶先年有三大案賢奸顯著如梃擊之案主之者王之寀何士晉駁之者劉廷元岳駿聲楊維垣也紅丸一案主之者孫慎行張慎言吳甡駁之者徐景濂張捷霍維華王志道也移宮一案主之者左光斗魏大中駁之者賈繼春也今 皇上承統祖后皇考尊崇謚號若取實錄一覽祖后受朋奸陷害身處危疑擯斥之地者幾三十年今日報復當不在閹賊後應為洗雪速須

詔布告中國外實錄通紀一：更正野史日抄畫行刪
削或另入一篇以揭朋奸離間之謀仍　皇祖聖諭
與諸疏自供按名追論得旨已經大赦姑不深究
丙辰工科都李沛以虜寇相持請申飭中外通國自修從
之
疏言古帝王中興莫不拓基于自強而畫境于自足故
漢光武有言既得隴復望蜀人苦不知足明知足不可
狃而反以不知足自咻故取於天下者足也若宋高紹
統播遷僅有天下半而說者謂其病於意足以已之未

有為有而不以祖宗之全有為有故足耳若 皇上於今日何足之有以河雒為豐沛則恭皇帝宅中之舊封也為恭皇所已有而不有則不足以金陵為長安則高皇帝無外之初基也為 高皇所全有而不有則亦不足恢復之議復何可緩雖然昔人不又云乎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于所喜夫亦謂內者甲兵損蓄積乏將士懦且驕竭本以图功則功不舉耳臣以為事難誠而志無中餒則竊有味乎子胥之稱勾踐也曰為人能辛苦何謂辛苦則無荒於般荒於色兼無荒于璚宮瑤

臺之秘與南金和寶之玩皆此物此志也況今何時乎宮闕已豳於犬羊園陵漸蕪於狐兔登城北望慨然流涕斯正其時且不獨此也臣又嘗歎我朝有二亡患廟以仁恕亡 先皇以英斷亡皆不以失德然昔殉主接踵今從逆比肩 先皇在天之怨恫比患廟更甚所望

皇上藉甲枕戈縛亮監縣下刺心血以祭先皇陵則此痛可伸耳昔夫差初立出入必令人呼曰爾忘越王殺爾父乎其報越何決然究也志侈番成以荒淫自斃而句踐乃得以辛苦乘其斃此亦有初鮮終之前車矣

文章甚動於此時亦何取文章之工哉

故臣願 皇上時時抱痛刻刻愧恥以此志為中外臣民倡也不然者 皇上既弛于上則諸人必逸於下新亭之血泪漸乾東山之絲竹日鬧臣忘中原矣望使徒慨於高麗俳諧不呼于河湟民忘中原矣始矜壯志於上馬譚黃龍之直於有斯終耗雄心於跨驢譚西湖之行樂可老將若士俱忘中原矣誠如是將列聖之幽恨何時舒 先帝之深讎何日復臣願諸臣發一猛省也

抑臣更有請夫宋之南遷猶走李成擒楊么以靖內制外而今則獻賊交熾兩川危若累卵且汀漳南贛閩又

以警關矣北有既毀之寶南無可恰之堂按曰王業不偏安何偏可遂安猶大言之也乃所差可幸者奴羽交鬬南收不忍綢繆未雨惟此閉關若彼操蟈蚌二界我雖漁人一獵將乎時乎後將有不及明春既奏命通行申飭

丁巳進誠意伯劉孔昭東平伯劉澤清皆爲侯加監軍僉事張文熙太僕寺少卿皆以定册功也文光後降北後爲錢塘知縣

禁巡按不許拏訪拏者止許正法不得追贓

先是劉澤清疏裁江北按差不允至是極陳挐訪之害有參參民以不勾幾背皮包兌撻扛箱等語遂禁之

命督輔可徑調度行間俱先發後聞

命左僉都御史郭維經專督五城御史嚴飭保甲譏查奸宄以清輦轂從户科吳适議也适言維經甞綰都城已有成效宜責成彈壓以從民望因薦黄鳴俊熊奮渭李茂芳堪任督撫不宜淹抑

戊午升御史鄧起隆太僕寺少卿

准原任刑部　侍郎朱大啟廕一子
命明年合祭天地以　太祖　成祖並配
並配非禮也
授睢縣民白可檢錦衣指揮僉事
以覲恩故
録開國功臣郢國公馮國用裔光奕為世外衛指揮僉事
國用與弟勝皆有功、獨為不謚
己未升工科都黃雲師大理寺右寺丞
復原任右諭德繳以繼原官尋調用

初傳四維從逆已投修撰至是疏辨復官忽以忠義褒
工科右載典言四維　先帝時曾受人千金保舉非類
事發調別衙門鑽營百計再入木天至從逆一案惟四
維辨明為多乃云題封緩三月初十日命下即出都
門夫舊例四月中旬部方以封差還四月二十六日方
傳制領節排或服物未具儀狀未成尚須守候今曰三
月初十日則去題封時摘閱月整裝出都何其遽也至
援御祇文例為言正自有別蓋祇文於受刑辱貫未汙
偽命豈得同年語哉疏奏四維復調用

庚申命建文諸臣止予附謚不得乞廕以滋倖濫

補賑閩御史高允茲雲南道

辛酉命湖廣巡撫何騰蛟以原官總督川湖雲貴廣西等處楊鶚回部管事

巡按山東御史凌駉入劾

廣東僉事唐將泰自疏加級著罰俸二月

禁錦衣衛僉堂擅受詞狀拿禁平人從御史秦鏞言也

鏞疏言京都重地法行自近今形格勢禁殆非一端如金吾緝事原有專司今則僉堂等官並侵職掌姦徒竄

役遍地拏訛冒名恐嚇所在而是詞訟問理巡城專責
令則部司戎政揔理都督各處受狀動拘小民牽累誣
枉民此弊風揔累皆著若三輔要地亦內地民力已竭
全將寬租薄賦固結招徠乃有無賴之人秉國家之急
假託除陳妄肆紛擾為一不察誤用其言誠為根本之
憂若南畿以至兩浙亦內也財賦之地不建藩封今南
京諸藩遍布浙直設處供應既累民財逼處蕃然亦傷
國體至於外戚不立臣豈能悉數姑舉其大者如冠之
大讎未雪乃安心假問罪之師　之和議未成乃拱手

讓河北之地將帥人臣已裂土封疆屯諸利殺便宜矣
呼籲之蹤日逼聖聽求宜稍示裁抑如封疆大吏朝廷
命官或委遣不去或召致不來或人有所避趨而朝東
暮西此去彼就綱紀墮壞總兵一官原為鎮守要地今
不為地擇人乃為人擇官敕印旗牌紛紛請給副將以
下皆不屑為監紀一官原以贊畫兵謀兼令文武一體
今則添設多官非假燃灰即閹速化封疆一案功罪略
同何以彼處戮罪之名此入要書之案從逆一途輕重
稍別何以一入廷尉之室一登啟事之堂凡此皆不順

不滅之大者既奏通行申飭

安遠侯柳祚昌既請以定策功爵賞閣臣馬士英等不允

壬戌興平伯高傑討賊程繼孔斬之

繼孔以衛弁作亂先為鳳撫馬士英擒乘國變逸去復亂徐州督輔可法與傑密計命將賀毓昌等擒斬捷聞

户科吳适既請優叙行間諸臣激勸軍功以裨邊防從之

命各省直提學官嚴汰武生以清學宮

先帝所立也

命有司士民不得概拘從逆族戚擾害家產

刑部尚書解學龍先撫江西因有司拘熊文舉等家甚

急探及族戚故請概禁後學龍罷復行拘有司罔知適

從矣

癸亥給追贈諸臣諭祭鄭友元等誥命

附原任應天府丞郭庭訓府尹停廕予原任兵部侍郎彭

汝楠祭停贈廕

時乞卹甚多閣臣鐸以為扯共廕則自絕然貴緣者又

間得之故終不止

刑政卅五

升編修吳國華右諭德
革留杭州南關主事林日光職仍提問追贓內臣孫元德
糾其串同升棍加稅入私也
元德又查新舊餉缺額一百七十五萬發引價欠三十
三萬於是兵部一應新舊錢糧俱命清察亦閣臣士英
意也
甲子削失事巡撫陳睿謨職餉狀贖
罪在失陷襄陽以納銀二萬免
升兵科左羅萬爵本科都給事中

役降北為薊松道旋乞休

起補原任御史馮明玠沈向俱廣東道

明玠崇禎時按山西以北兵入削籍向則吳昌時倒轉者

丙寅御史沈宸荃疏陳禦虜實著命兵部飭行

言虜賊今日皆為國大仇自東瀋失事三十年來兵財盡耗於虜故賊起而乘之及賊逆不容誅復巧借復仇之名掩有燕齊是我中國始終受虜患也故目前之策防虜為急賊次之以討賊為先務以防虜為實着又當

以剿虜為虛聲以禦冦為實著何也虜勢已急賊勢已稍緩也賊罪可聲虜之罪未可聲也故於討賊則以某師扼吭某師拊背某師犄堅或姑再遣一使陽約為犄角之勢以大振復仇之聲而其實節節皆為防虜計此所為以討賊為先聲以防虜為實著也虜明知不受款矣而我款之於不嫌諄復凡金人所以愚宋我轉用以愚虜賊見我與虜尚通則必不敢復与虜合賊為虜孫盡力備虜而我亦得專意防虜虜防既固然後乘賊隙徐圖之此所為以款虜為虛聲以禦賊為實着者也

附祭恭愍皇太子吳悼王衛愍王徐哀王原懷王於興宗
陵改謚孝宗張后曰孝成皇后
工科都李清以悲廟稱宗宜入太廟止祧請附祭恭愍
又言孝宗張后舊謚宜改部覆從之
鎮守河南總兵李際遇叛降北北兵遂入河南
除還西當潼關以扼闖北守大河至是盛言借北抗闖
與北為一北兵遂渡孟津既入中原則闖歸亦不守矣
丁卯起升河南左布政尹仲太常寺卿升尚寶司卿顧光
祖太常寺少卿

亮工有重名，往出為言前
言者

復原任御史周亮工原官

亮工自北歸、錦衣衛緝下獄、疏辨復官、閣臣鐸力也洵

降北為淮揚道

戊辰北兵陷海州

升原任山東巡撫李希沆兵部添設左侍郎

升湖廣參政高斗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等處

築螺磯堡板子磯堡

二堡皆各水匯歸江流最狹處阮大鋮所云二合也

禁錦衣衛緝役擾民

此生契改今
而草何之

時衙訊丁象乾一案內干連數人趨吏部書役所屈嗇
役遂登堂索之尚書張拔呵使退咆哮猶甚拔怒疏參
其横然僅云姑不究而已
已已准銅陵開採
命戶部議潛折定價布示直省革小單私耗之弊徵完銀
兩州縣經解餉部并裁運單行月糧支餉役戶料吳適議
也
行稅契法
凡民間田土熟田每畝二分、熟地每畝五分、山塘每畝

一座、給與弘光元年契尾一紙、永為世産。行一年止。職
方司王期昇所請也
改戶部主事武倫於吏部
舊制降謫官無從吏部者。倫嘗謫蕪盧州令。以陪推黜
人。謂閣臣鐸意
廕內臣李國輔侄李守貞為錦衣衛都指揮僉事
以微勞功也
命督撫司道等官有巧竊規卸者。吏科發來重處
吏科張希夏言。臣屢接塘報。知和議未成。不勝愁憤。欲

論字妙然閒部分論得之不獨外在也為拔之神論字

絕當合舉朝精神悉歸併於一路非計兵計餉退虜禦冠之事勿言非忘家忘身孤才大略之人勿舉耳無奈人心微巧機智横生朝廷爲封疆求真才彼逆借封疆作詞局其間有論督撫之法逢人說劍談兵到處挾金求薦聽其虛聲真若忠義滿腔甲兵夙寫者及督撫到手又別有安排非借需餉而延時日則假條奏以掩逗留迨至事會既失自然舉步難前回京別用正中深謀盜爵祿而欺至尊莫此爲甚其次則論司道明知死灰難燃不得不躋危途以活机軌當其毅然獨任若東西

南北惟君所命及其路逕既通則齊豫江淮任彼那移究竟逍遥河上都不聞繳一幣而凌蔑頃法紀彰明之世能容此乎其次則又諂抵知題雖名曰危疑心實在於別改至於狡猾青衿市井無賴亦思邀山公之將弁髦名器貽唉為梁實自近日始矣臣以為伐其萌須嚴其令杜其終當慎其始今後凡點用督撫監司於有事之地皆謝恩後即令來裝就道勿再陛辭勿候領勅劄不妨源源而來勅亦可照程即赤計其地之遠近定其限之遲速如事尚可為故意遷延比至時移勢殊亦以

失陷升擢之罪〻之若危擢推知之考何以偏見之布

衣諸生製錦何啻刑名何事乃可濫授匪人以滋倖竇

乎即貢監與曾出仕者亦須察年力驗才品勿謂人所

裝足不前者便可令其快意以往也從之

戶科熊維典以民窮差煩恐滋驛騷請停止催餉各差不

許

督理燕采太僕寺少卿宋劼請開採銅陵縣銅鉛以資國

用命自行督理

疏言銅鉛之産與金銀不同採金銀則利重而致速人

所必爭銅鉛利薄而效遲可免慨遂且關採之地必用兵防護今即以營兵輪護兵不更置粮不別增於計甚便從之

命削沔陽知州章曠官職戴罪充為事官赴監督軍前效用

命訪求三朝要典宣付史館又命分別察議逆案量與酌雪皆從通政司楊維垣言也

疏言忠孝二字邇來不甚明白致成勝李賊作幾許拙不忠大不孝之事如張差梃擊一案誰不知其為風癲

而必欲強坐為刺客張差為刺客則皇考母家必枉受主使之誅而彼時藩邸亦將有株連之禍光廟既不遂友于之愛而神祖亦且被惑溺之名首此難者一貪酷之王之寀耳只圖博一非望之功而使累朝父子兄弟無一可者於忠孝為何等次則李可灼紅丸一案平心論之亦止可謂之無功而不可誣為行鴆倘此藥為鴆則是光廟不得考終熹宗不得正始不但當時首輔方從哲不能辭責即次輔韓爌亦不宜再相劉一燝亦不宜得謚而 先帝亦久失討賊之義矣首此難者一事

役之孫慎行耳只圖遂彼報復之私而使累朝父子君臣無一可者於忠孝爲何等次則爲李選侍移宮一案夫移宮亦正送往事居之常而不當造垂簾聽政之謗似謂非此謗不足建其移見吾功然致光廟不能保其巾櫛熹廟不能酬其撫養甚至照管冲主者不歸之數年有恩之宮嬪而歸之妖淫干外之客氏首此難者爲一小臣楊漣耳只圖遂王安專擅爲群小鼎援之主而使累朝夫妻子母無一可者於忠孝又爲何等當時大臣不附此則不能保其榮附小臣不附此則不能躋於

要路不肖者不附此則失其葆身之符貌賢者不附此亦不能杜塞責之嚐試居游行之餘地若不訂從前之誤何以破後來之迷此要典一書退以御製重頒天下事之必不容緩者也但使當年作俑者服罪九原何妨今日吠聲者微懲一面伏惟聖察宣付史館又言

先帝勵精主也實不宜有今春三月禍其不幸及此實從前不忠不孝之臣害之而始實起合黨一舊輔韓爌也爌為衆推戴竟無建明只進得一本逆案而所庇者出之欲害者入之亦只造得不確不公之案如寧錦之捷

不叙經撫乃叙一巡關御史則洪如鍾豈非魏璫私人
乎不入此案者以如鍾曾首薦門戶故也建璫祠各撫
誰不被譴者張鳳翼豈非建祠於保定者乎而亦不入
案以鳳翼為爌同鄉故也諸類此者尚難枚舉即此兩
端謂此案公乎確乎乞 皇上將從前逆案重復審定
第欵訂之不欵删之蓋删者謂此案之全差不但造此
案者不服即臣等亦不服訂者求此案之至確不但服
此案快心即仍舊亦甘心夫公乃確確乃久乃可傳之
無斁尤所以成 先帝美也既薦已故劉廷元等見存

周昌晋等從公發憤王永光等奉旨吏部察奏惟真正

黨惡害人建祠頌美者不許輕議

御史何綸既糾禮部尚書顧錫疇兵部侍郎徐人龍報聞

都督陳洪範使北歸

先是洪範與懋第等至德州有使臣所過弗敬命來京朝見等語懋第慨然曰吾抵淮一疏業云以死許國寧死不屈也次河西務先遣使持帖與內院商御書入城投內院馮銓我故大學士也辭色甚厲却帖不納不得已前至張家灣遣書攝政王始遣禮部官又奇庫來迎

鼓吹迎御書從正陽門入懋第等隨之下鴻臚寺時十
月十二日也次日禮部官四人至從索御書設語進貢
懋第等力折之始退午後內院剛林至踞椅坐盛氣以
待懋第三人出欲命席地坐不從大聲呼椅與懋坐林
問今上即位故又問　先帝遇難江南何無一兵相加
懋第等對曰諸臣聞變正欲北行勦賊而貴國先之恐
勞以兵至致與貴國敵今始相酬并約勦賊耳語畢以
不受御書告通使曰因言御書故不受懋第等折之曰
大明天子何云非御書林傾視懋第色不悅指曰汝喪

懋第不應往
哉紹可云不
識天命從正
明則其年依
不奪矣

服云何洪範代答曰以母喪故耳遂設語欲發兵洪範曰今以徵來徵來兵往耶懋第曰且莫小視我江南林不答去次日有自稱户禮部官者至摩娑蟒緞稱兌金銀獨御書不受且云應朝見懋第等曰天朝使臣一揖耳留半月始遣歸懋第等請祭告祖陵并葬先帝不許又請留銀二千兩委熔督工亦不許會聶丁促之遂行懋第等三人與馬間用每懋第紹愉乘馬皆不令速行洪範或乘輿倘問令前行顧疑之至滄州果追懋第紹愉回命洪範歸報初洪範等次靜海舊錦衣駱養性

為天津巡撫遣兵來迎與相將時順天巡撫宋權我欲
給事又巡撫也豢養牲孫南使華職建問與三桂等曰
惟不敢見而懋第又執不屈語甚堅故終不得其要領
也懋第至北京發駐太醫院乃密疏言臣所奉勅書首
重爵告十二陵會議莫安 先帝先后山陵事曰彼不
受御書遂至相將不能赴呂平一步惟遙望涕泣而已
至莫安 先帝后山陵原奉勅諭命謝臣盧世漼會議
乃臣為虜內院世漼與受勅書駐德不敢來矣臣等自
十月二十七日夷兵隨向南行二十八日次河西務閔

相向泣曰此行原為祭陵哭 先帝而來不允何以報
逐草儀註豈牲品於次日五鼓先望祭 祖宗列聖帝
后隨望祭 烈皇帝烈皇后記羅造次不敢不近禮而
我堂堂祖陵使臣遠奉君命而不能一叩首此前是臣
等所痛心悲泣而不能已者也至 先帝先后殉社稷
之陽九盡乾坤之正命梓宮様土尚未成禮又臣等所
悲號泣血而欲絕者也至 先帝先后梓宮一事沿途
訪問言各不一有言葬田貴妃坟內者有言臨道未斷
完州々掩葬者曰遣加銜遊擊楊三泰等咨往昌平山

實實可傷

陵一帶探問，得其回報內稱　先帝塋處名翠華山原田貴妃塋，役夫頭江大領夫五十名起工，正開隧道，又有監工內官黄高等開土，已見石門，三泰自稱行商，百姓，望石門叩頭數十，將隨帶紙錢焚燒，流淚不止，旁觀皆感傷，隨拉江大道側細問前事，江大云四月初一日流賊用人三十六名舁　先帝柩至此，停紅棚內，又用人十六名，舁周皇后柩並停昌平州鋪行百姓，共斂錢三十千以開隧道，又有本州駐劉户部並主事同知州共看塋，四月初四日入穴　先帝柩在中，周皇后柩在

左、移田貴妃柩在右、今攝政王恐未整入穴。曰此開看。使我衙造碑亭。又採得各陵殿宇皆存。將補器物不全。昌平東門外松樹伐去大半。紅門內樹木亦動些須。又叙　先帝隧道寬二丈五尺等語、臣等聞報慟哭、隨於二十四日五鼓望　先帝山陵。率各官叩頭訖。此臣等不能親叩　先帝山陵之罪也。至東宮二王的耗、沿途訪問、言者亦不一、有言流寇向山海發兵、人皆見皇子兩位出者、有言流寇敗回、在通州西門上見一位、有丈老弟位進履者、有言寇西遁時入、親見挾一位在馬上

出城者、十一月二十三日守門吏官、口稱 先帝皇太子到、禮部隨令人密偵報稱、有不認者、不認如皇親周奎太監賈應庚、百姓、皆痛、毆見認者、保、者、官、民十數人虜、皆、即殺、說又 先帝公主在周奎家聞年十四、為先帝手及斷一手、死而復生、又聞自稱皇太子者、見在刑部、虜以為假、而道路百姓之口多以為真臣等竊聞此地既不能面問真偽、又無從向虜置一詞、此臣等所聞東宮二王之消息也、時洪範亦有此言皇太子曰虜兵將至、先為賊手弑止挾二王馬上行、迎戰永平失利

二王亦受害與悲第言吳然無實據也

命訊瘋僧大悲

大悲殺人為僧於蘇忽狂言 先帝封齊王不受又封

吳王命府部科道等官同法司會審

庚午追敘原任巡按貴州陸獻明功加陞一級遇缺起用

仍廕一子

閣臣士英貴州人故私之

命寧南候左良玉早恢襄陽以通鄖究

良玉請列銜督撫前從之

總督張秉貞既陳兵餉兩匱時勢難支命諸臣速行料理
既言方今虜寇視於衆寇豕突於兩人但知逆寇未滅
憂在腹心不知狡虜方來禍在眉睫人但知藩鎮勢重
不肯合力殲賊不知藩鎮兵孤未能獨力堵勦人但知
將士驕橫方且征進有餘不知火器短少正苦防禦不
足人但知防河急守門戶可以保護江南不知防江更
爲根本不可獨眛戶牖人但知兵力單弱境上貲少雄
師不知餉額空虛舟中先有敵國民無固志兵有離心
誠恐及於此危如朝露尚何後言撻伐哉乞勅下諸臣

內外一心務求長策俞之
辛未命蜀中漢土官兵文武將吏俱聽督輔應熊節制巡
撫亦聽選用應加銜各官皆先行後奏
壬申加輔臣士英少師
禁各官薦舉
從刑科右錢增言也
命總督王永吉專防江北張縉彥專防河南有警相救
癸酉准內臣馮朝進發廢奶男
誠意伯劉孔昭开疏辭侯得允之

時文武大臣自士英國弼以下咸口矜定策功惟北脇

流涕成命時論賢之後亡命入海不知所終

命都督牟文綬督漢土官兵與督輔應熊合勦張獻忠

命陳洪範赴師軍前以備講聲

督輔可法疏言和議難恃戰守宜急圖優詔答之

疏言臣向所望者和議獲成戎因合虜力圖賊遂其復

仇耳今北信言旋虜兵踵至和議已斷斷無成矣向以

全力圖寇而不足者今復分以禦虜矣際此時艱憂心

欲絕然歷觀往代衰亡莫不曰和自誤今虜之拒我正

我所以自奮與天所以成我時在人心一轉耳從來中
興大業不外於君臣一德臣嘗慨唐宋門户之禍與國
運相終即使所用皆才已廢却一半況意氣相激化成
恩怨釀為殺運近年之事殊堪痛心今時極艱危為臣
不易官之久者其負罪益深位之尊者其得禍更慘有
心之士方以此為危身積疾之場而無識之人乃以此
為快意尋仇之計即使藏怨孰有深于戕我君父覆我
邦家者不此之仇而猶修睚眦之微嫌快非況於轉轂
此之謂不知類矣謂宜虛心平氣還之大同何人實是

斡濟之才何人實是清修之品無尋題目而閉棋藁之端無捕風影而肆株連之網務得海內真正才品畢置鈞衡中朝之擧錯咸宜閫外之猜疑自化此臣所望廟堂之同心者也昔唐室弱興時有李郭宋家再造時有劉岳張韓諸鎮何嘗爲若當患已剥膚尚以賊貽君父諒非諸鎮所忍出也然大將所定者惟志三軍所鼓者惟氣志不齊一氣不奮振雖責育之雄如林之衆莫能用也試思 先帝待諸鎮何等厚恩 皇上封諸鎮何等隆遇 先帝之罹賊難諸鎮不能救 先帝於難何

等罪過釋此不問自弄干戈是猶舍父母他尋鄉隣鬬也今和虜不成惟有言戰戰非諸鎮事誰事必將以皇上復仇為心前乃車徒穀乃甲冑惟虜是圖未至何以伐其狡謀既來何以禦於河上某當危地而我必急以往援某爭小嫌而我必先以大義田單報燕之日將卒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廉藺刎頸定交子儀釋憾泣拜諸鎮豈不聞乎是臣所望於闗外之同心也然闗外所視朝堂朝堂所視主德我 皇上中興未就大仇在身凡一舉念一圖事尤望深痛發憤大渙綸音諭諸

臣以將棠不可染積習不可拯在內實籌兵餉以卧薪
嘗膽為生機在外力捍封疆以江北中州為死所撥亂
為治轉弱為強在一振厲間耳時文科都張希夏見諸
臣日尋報復亦言嘗以光復故業為大劃策以蕩滅闖
賊為真報仇然莫能省也

甲戌賜刑死工部主事李逢申太僕寺少卿
起升原任應天府尹祁逢吉光祿寺卿
懷寧侯孫維城既勍舊輔吳甡原任吏部尚書鄭三俊不
問

時曰高傑為姓等故有此議於姓言其奉命救陵逗遛
縱寇於三從言其以賂用吳昌時濁亂銓柄雖城新襲
爵人皆謂劉孔昭等教之也
諡翰林院編修胡守恆文節蔭一子
賊破廬江守恆以城守見害
吏部奏起為民陳爾翼既而不果
先是忻城伯趙之龍疏薦逆案太常少卿陳爾翼下部
起用戶科吳适將署吏科抄參其非之龍怒疏爭之适
曰言祖宗典制惟科臣專封駁未聞以勛爵參者爾翼

崔呈秀若在
亦如推用

頌稱魏忠賢用命而內外諸臣各盡其心所據者欽定
爰書耳若薦崔逆為本兵甯翼寔有足罷則勳臣代供
矣以諂魏逆者為公道將魏逆在今亦應貽雪而後可
即近者以薦崔逆者為公道將崔逆在今亦應推用而
後可即近者錄用一三戚反覆貽雪而後擢補非謂兩
逆功臣盡當推轂也明旨有云真正黨惡害人建祠頌
美有實蹟不許輕議勳臣獨不聞乎若一經勳臣條列
逆畫登啟事則封駁之省臣與甄別之銓臣俱可罷而
不誤是悖旨自雄而并蔑祖制也吏科振希夏言廢臣

入國明禁森然乃等大胆敢藐玩君父不諱陵不見朝公然輦金挾刺望門投謁及謀成事就仍復潛歸形同鬼蜮至封疆之任是臣專責孰知疆人之人反為入疆職掌爭侵是非無主然吏部尚書張捷不預也仍奏起用爾翼時通政使楊維垣縣逆案雪然不欲多雪每語人曰若不應雪而雪則雪者不光故爾翼雖題用終不登啟事也

乙亥命山東巡撫王燮駐淮安府安東縣無警守城有警防河登萊巡撫王溁暫駐淮上以候委用又省原派山東

餉銀三萬東登二撫銀米三十萬

初變與洙皆以邊事超擢慨然任行已見北兵漸熾逆

起悍不進屢經科臣黃雲師梁應奇催參工科右載典

又言臣近聞二東人心不忘本朝鄉勇團聚不下十餘

萬若洙與變早渡河收拾自不難為我用今督撫重臣

逗遛如此於地方何望臣謂二臣初意原不過謫官逍

官已入手則向兵部索兵向戶部索餉向工部索衣甲

器械借揑之不能應手之事以曲遂規避而疆事已大

潰臣謂昔喪東省者虜與逆也今棄東省者洙與變也

若不嚴行處治立正斧鉞恐尤而效之未有止息時明
旨屢催竟不行也至是遂決棄三齊聽二人駐淮工科
都李清習言於閣臣士英謂國法宜振士英但曰人言
我憒憒後人當思我憒憒
用東平伯劉澤清言復原任兵科時敏原官閘屯大瞿山
敏崇禎時已例轉金華知府未出都降賊以澤清薦反
復原官工科右戴英力言不可得旨閘屯不發一併治
罪
華侯考平湖知縣陳台孫臧命撫按提追

時中書宗灝體未及恭已從吏部同卿刑部尚書解學
龍意在台孫瀾愬至是以巡鹽李棖疏糾其欠課遂革
棖戍云灝中傷之也
丙子再贈侍讀學士丁乾學禮部右侍郎仍命與謚廕一
子
乾學天啟時以程策忤魏璫削奪謚竟寢
復原任給事中虞廷陛御史周昌晉等原官殺通政使楊
維垣言也
丹臣為廷陛郭如闇楊維垣臺臣為昌晉陳以瑞徐復

陽曹谷袁知熱皆復原官惟水佳徹以御史例轉候京

卿缺用原任吏部主事李為庸候服闋起任嚴劇為庸

以貪令屢挂彈文故吏部尚書將援其辭示別也內惟

華亦佳徹與知熱非逆案廷陛昌晉谷案中閑住餘皆

為民時谷已故

復原任給事中羅志儒丁允元方士亮御史張懋禧李瑞

和蔣拱辰吏部郎中葛含馨各原官

皆言官所薦也拱辰　先帝時疏侵東平伯劉澤清澤

清遣人刺之途以不遇免至是聞其復官出不遜語故

攻三案者或
有過言若皆
君子以翻三案
者或有平論
指皆小人以為
以此言明之

獨不登啟事鎮臣之能李銓臣柄如此

命宣城人劉振脩六部志

振生平博學集國史成書窮年矻矻閉錄無暇晷惟紅

丸梃擊移宮三案。獨云要典謂當非其所借之人。不當

非其所借之詞。是戒一見也。

增南贛兵二千人

山東士民下煜元等起義兵命督鎮相機援應防之

蔭死難巡撫衛景瑗來之璹各一子錦衣衛百戶

免揔督丁起睿充為事官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蔭一子

加丁魁楚兵部尚書

俱因撿劉起功啟睿與弟啟光夜皆降北謀起官同見

獄

刑部尚書解學龍以從逆諸臣罪案請命再議

有身陷虜庭或甘心從虜或不忘報效俟二三年後定奪者、何瑞徵楊觀光張若麒方大猷党崇雅熊文舉龔鼎孳葉初春戴明說孫承澤涂必泓劉漢儒薛所蘊衛周祚趙京仕劉昌張鳴駿高爾儼黃紀孫襄也、有一等甘心從賊應誅者宋企郊牛金星張嶙然曹欽程李振

聲、喻上猷、黎志陞、陸之祺、高翔漢、楊王休、劉世芳也、有
二等應斬擬長繫待決者光時亨、鞏焴、周鍾、方允昌也、
有三等應絞擬贖者陳名夏、楊枝起、王承曾、原毓宗、何
胤光、廖國遴、項煜也、有四等應戍擬贖者、王孫蕙、梁兆
陽、錢位坤、侯恂、王秉鑑、陳羽白、劉大鞏、郭萬象、裴希度、
申芝芳、金汝礪、張懋爵、吳達、黃繼祖、楊廷鑑也、有五等
應徒擬贖者宋學顯、沈元龍、方拱乾、繆沅、呂兆龍、吳剛
思、方以智、傅鼎銓、張家玉、傅振鐸也、有六等擬杖應贖
者潘同春、王于陛、周壽明、向列星、李綱、徐家麟、吳泰來

張琦也、有存擬另議者、翁元益、魯泉、郭充、吳爾壎、史可程、左懋泰、王自超、王之牧、白徵、譚聖熙、王皐琛、請標楊枝起、楊鵬、李化麟、張元琳、李崇烈、侯佐、吳之琦、鄒明魁、姬琨、朱國壽、許作梅、胡顯、趙頻、吳嵩徹、劉廷琮、朱積也、有已奉旨錄用者、張縉彥、時敏、衛徵、文蘇京、韓四維、黃國琦、從過儀、龔鼎孶也、有已奉旨尚未用者、姜荃林、張正發、顧大成也、有報已故者、吳家周、魏學濂也、既上得旨、光時亨等應否仍須緩決、陳名夏等贖鍰果否蠲章候、恂封疆罪案未結又從偽命、何止一成案學顯以侍

從之臣、授偽通政吳剛思受偽命、而揚之得意方以智係定王講官、今定王安在何止一徒、且瀟同春等既受偽官、豈可但擬一杖、至癸未庶吉士為何瑞徵、引見逆賊、人〻汗偽、豈可復瑞銘附、方拱乾原未從逆、着与雷躍龍吳履中等另本擬、皆明旨所及也、然漢儒擬戍家居、雖仕北原未降闖、於此案無涉、而吳出都已久、又刑部誤入叅、尋與吳甡、

復御史楊仁愿等原官

仁愿雲南道徐養心江西道向北山東道成友謙浙江

道劉冕章河南道

削應天府尹王庭梅職級冠帶辦事

以先為浙江左布政餉銀有欠為內臣孫元德所發也

皇太后移居新宮命婦朝賀

戊寅命於弘光元年二月初擇日成東宮二王服

禮部以歲初多慶竟未議成服而罷也

允張縉彥言定總兵王之綱許定國劉洪起李際遇防守信地

之綱歸德至寧陵東定國寧陵西至蘭陽洪起祥符至

汜水除巡撫守河南有急相援後以兵降北

魏國公徐弘基卒

贈太師謚莊武廕世錦衣

己卯贈殉難甘肅巡撫加加卿兵部尚書廕一子世錦衣

日瑞死於賊

加鄖陽巡撫徐起元兵部右侍郎湖廣巡撫高斗樞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各廕一子

以守城拒賊功也起元乙榜後降北為左副都御史

命兩廣總督沈猶龍勦汀漳賊

庚辰復原任吏部尚書王永光宮銜工部尚書姚思仁原
職
辛巳改明年郊祀於冬至
御史沈宸荃言祀天不可繼請遵前旨不聽
壬午命張縉彥以總督兼巡撫歸德開封河南三府督理
之鄉許定國敘隙遊擊恢勦河北潼關等處越其杰以原官
撫汝守南陽黃州三府督勦劉洪起黃呂毛顯文恢勦楚豫
凌駉巡按河南兼督各鎮兼理河北山東招撫陳潛夫另
用

升應天府丞瞿式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等處地方
正推爲鄭元瞿式耜以陪推得蓋忌者陰以是遠之也
後爲留守粤省失事与尚寶卿孫同瀾劾觀最烈論者方之文信公云
升四川僉事馬乾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等處地方
復原任浙江巡撫黃鳴俊冠帶
升賈登聯都督僉事充四川總兵官

廕內臣孫象賢孫珍各弟侄一人錦衣衛指揮僉事

癸未內臣高起潛請沿江設烽堠允行

予孫洪爵襲封永康侯

左良玉奏復公安

總督張縉彥疏陳奴寇孔棘命嚴行備禦

時虜寇方相持河南忽今日午時有蒙澤東南三十里郭村現大城一座樓堞門扇畢具北兵望之亦驚駭踰二時方滅人以為中州鼎沸之象

弘光元年正月庚寅補光祿監事丁怨冠吏科原任兵科

方士亮刑科南禮科揭兆升兵科南吏科郭如闇戶科御史周昌晉袁弘勳俱廣東道

允元崇禎時以不綴紅本處士亮從故輔周延儒督師坐累配如闇昌晉雖以持論傍時致挂逆案然不闒冗遝且少所排觸故得雪兆升以京察處弘勳為人輕邪與後宦溫也後允元降北為蘇州知府

癸巳加助餉土司木增行太僕寺卿

升刑科都鍾斗太常寺少卿

命河南巡撫越其杰巡按凌駉防守虎牢

將北兵渡河撫按屯潁壽丘間故促往
命靖南侯黄得功廣昌伯劉良佐率兵堵潁壽興平伯高
傑守歸徐
大學士可法疏言我與虜所隔僅一河耳河長二千餘
里非各鎮兵馬齊力捍禦不能周也故高傑欲自赴開
雒而以黄得功劉良佐兵馬守邳徐久知虜之柔脆必
在開雒無如兵力不能遠及何今虜已渡河則長驅而
來剋日可至禦之河以北艱難百倍矣兵在河上者月
糧壓欠若飢若寒當歲暮時每名求銀一二錢過節亦

不可得臣標兵如此各鎮兵可知傷心時事有淚空灑
今虜既南渡併力攻逼而兵力及我亦不過兩月閒況
虜中傳言久有正月南侵東西並犯之說今攻邳之虜
未還濟寧現集糧喂馬意豈一刻忘江北哉若非廟堂
上多發糧餉以得功良佐兵堵潁亳隊兵守歸徐大家
齊心勿分彼此臣恐江北之禍即在眼前江北危而江
南亦豈得安枕耶命依行
命與平伯高傑提兵與總督張縉彥直抵開雒進據虎牢
仍命戶部速發糧銀接濟

初傑爭揚州時督輔可法頗為所容後感可法忠義頗傾心皈依而請南侯黄得功以傑往相搆猶懷疑不解也至是傑聞李際遇降北遂致書可法云為今日計似宜速調黄劉二藩緊防開雒則傑可以全力注徐邳若二藩憚於險遠宜徑調赴邳宿防河傑量提兵直趨歸開鼓勵中州忠義就近聯合指虜殪逸且急圖宛雒荆襄以為根本東南一帶方可安枕又疏侃侃之言之與書意略同內云臣以一旅飢軍恐餒恐凍惟力是視嚮欲收拾人心再整土宇近見黄得功有疏猶介介角口臣

譬若不聞但一意以君父仇恥為先誰實堵虜防河而
較論短長為哉時總督張縉彥議與傑合而可法沮亦
云傑抵開雒後有賊勦賊無賊禦虜但所急需者飽騰
之粮餉耳詔從之獨得功故意猶存未肯遽往邳宿為
傑後𢧐而東平伯劉澤清又跋橫難任故可法調廣昌
伯劉良佐當之其調劑亦云苦矣
甲午升監軍僉事秋廷蘇力辭卿銜允之命以參政管遵義
監軍督滇兵辦賊
升尚寶司丞劉之鄜應天府丞丞

御史鄭瑜毗劾原任鳳督朱大典報聞

命東省諸臣慕義來歸者吏部量才敘用

從御史凌駉言也

留命諸臣脩省

命督撫差官不許下縣催粮有司亦不許擅予候解部餉

欽撥發

時各鎮請餉不敷以催差為名沿途截掠故命禁之

乙未降革職四川右布政王夢錫一級用

夢錫 先帝時以糾多贓革職從輕議恭吏部尚書張

抱見女戚也

太常寺卿葛寅亮疏言懲貪獎廉之法命部院速議行

疏言神廟時甲科官盡皆自飭鮮計賂遺鄉科亦多自愛惟他途之衣朽汙下或然今甲科中比比而是司帑者出納皆有加耗勒掯者糧重多以賄成即掄才之任交易若市而地居清要又或借潤於居間源之不清流於何潔凡為外臣無不括民脂一遨進取故拷楊控括之下窮則破家析產貧則貼婦賣兒怨讟交騰大法小廉之風蕩然矣國法非不知而同氣相引儼然况列清

華揚々自喜即收囊歸林廣田園美宮室足娛一生人亦羨艷之彼視廉吏可為而不可為者更自愉快得計而寧復顧因恤也故貪者必宜寘之重典賍欵務悉嚴追若被法賍重即宜籍沒家資并裒其所自有然值單需告急民力惟艱免加派之煩苛以與相抵實大有裨於國用至於廉官節介性植取与必嚴固士君子持身之道宜爾然斯豁器恥寔人交勸勉以自立殊難故養廉之道自古不廢乃今俸薪折絹鈔票已甚薄且窮子不給而又使括無餘地捐助有多端在貪者僅出餘貲

愈得藉口以恣其貪庶若至損生計莫能資生以成其
廉要惟天秉忠誠者猶之不濁而世多中人轉相[illegible]効
冀望天下皆廉官哉是必思反乎此即俸薪之折糶難
遽復亦宜量酌以有待　聖祖於選官貲綺布道里費
及其父母妻子有差者為令曰以養廉奉公無漁民也
而於貪者必嚴法不宥令追贓所得不但有資充餉亦
可優厚夫廉吏抑揚之間所關風勵非小矣
授雒陽民李承箴錦衣衛指揮僉事
刑部尚書解學龍再以從逆六案上愚請停刑俱允之

學龍既奉前旨將府取光時亨等各加一等惟六等諸同春等以候選小臣受偽無據仍照原擬既未請停刑蓋為時亨與鍾綬須臾死也與閣臣鐸寄商旣上批允有詳慎平允之褒待士英見揭則旨已下矣疑學龍欺已怒曾訊僧大悲獄阮大鋮與張捷楊維垣等言旦晚留有旣學龍遂稱病大鋮入士英幕多微服小輿每學龍以和衷語進大鋮輒屬垣聽秉机中之有以也

加皇親都督李誠銘太子太保

請學田翰銀入官

華雷曜龍方拱乾吳履中等疏
工科都李清流陳新政命申飭行
清言古帝王中興莫不改元渙號与天下更始則願
皇上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而無徒以南朝天子自
況也昔我　高皇定鼎金陵囊括南北所手勒屏閭且
慨吟哦眷惟南朝天子愛風流為戒臣願　皇上力追
高皇共勒斯戒無以賞花釣魚遜後宋宗太平之盛
且以卧薪茹胆時存越王辛苦之心異日恢復功成与
高皇開創並謂金陵有兩聖人為皆起東南而有西

北。厥功懋哉。雖然漢賈生不云乎。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托財器職業。萃於羣下也。但無恥。但苟安。則主上最病。味斯言也。非羣臣責而誰責哉。夫責諸臣以平奴盜寇。猶曰斯事重大耳。若責以賄賂無營情面無狥水火玄黃無過戰惟乾乾整綱飭紀信賞必罰則又誰不能況乎王猶天也。乃甫經申飭。忽爾弁髦。如監軍監紀不宜濫說則有飭而題請。如旌希廕不宜濫乞則有飭而封進。如敘賞功酬勞已極優㞕不宜再三請乞則又有飭而上自勲戚重臣下及舊隨末員。干冒無厭。如

聾聵耶執抗耶大臣如此何以責小臣近臣如此何以責外臣若尤而效之視為固然則萬一敵寇揚塵中外並急而呼兵兵不應呼餉餉不應呼將若士又不應天下事豈不可寒心哉蓋以崇禎十七年為草創之初則收拾人心一大機括也步太急則蹶故當以兼容并包者予天下以風和露濡之象所謂人言我潰潰後人當思我憒憒者以此以弘光元年為中興之始則又整頓人心一大機括也水太濡則玩故當以震辟奮迅者示天下以雷霆電掣之象所謂不鳴則已一鳴驚人者以

與疏奏命通行申飭

鎮北總兵許定國叛襲殺興平伯高傑於睢州

初定國久據睢州意懼他徙會河南總兵王之綱開鎮歸德內不自安有言其送子渡河招北兵南渡者適傑至歸德欲以威攝定國招之會不應復約撫臣越其杰按臣陳潛夫等往睢定國始郊迎時其杰以為不可入城傑与定國聯馬入所飲約定國十六日離睢又取塘報通虜送子事示定國定國愈疑無離睢意傑促之怒遂於十二夜伏兵放砲大呼縛彥与其杰等皆倉皇走

惟傑臥未起擁至定國所被殺先是傑以定國將離雎盡發兵駐懸開封存者內兵數十人而已定國先多覓妓選四艷侍傑而以二妓偶一丁寢及砲發一丁已為二妓擊竟毀次日傑部下攻城老弱無子遺定國走降北傑為人殘虐搗民聞其死皆稱快然此行志甚銳惜有憐其死者

戊戌補原任御史李瑞和貴州道

先是瑞和為死難左都李邦華糾削職以按浙宋簡也

升吏部主事葉廷秀光祿寺少卿

花道

内臣高起潛請開丹陽練湖助餉允行

詔開之為田可變價五萬兩

庚子升兵科左錢增刑科都給事中

癸卯命汰內地監紀贊畫等官與借名加級各武弁從誠

意伯劉孔昭言也

復已故閒住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李思誠原官

工科都李清祖也丘志充弘贈崔呈秀為欽禍致削李

追贓兩僕一死一戍猶坐閒住故辨復

誠意伯劉孔昭疏糾御史王孫蕃劉遠亭命部院看議

先因御史陳良弼等劾以定策加銜獨孫蕃曰病不与
自辨決計臥閣苟望向陽耳惡章以巡関南歸得還原
官而山東巡按余日新先下獄故孔昭兩糾之然情同
法異不止惡章而孫蕃則以糾贖糾也
以大工成錫輔臣可法士英録應然銀幣予工部尚書何
應瑞等內臣韓贊周武臣馮可宗等賞賚有差
文臣得廕者工部尚書侍郎三人與入監內臣廕錦衣
指揮者韓贊周一人同知者盧九德等九人僉事者喬
尚等八人千戶者李國輔一人百戶者盧國泰等三人

甲辰命刪三朝要典

原任編修吳孔嘉疏言要典一書史臣持論甚正從崔呈秀無端附和增入一疏貽玷簡編乞行刪正允之

議起用原任戶部侍郎叙之聲既而罷之

之晉為戶部侍郎時曾薦錢謙益等冀取容門戶後為吏科都章正宸疏薦抄參之至是魚緣御史張振黃耳鼎疏薦求起用終以見惡劉澤清故寢後仕北為戶部主事升常州知府又澤清惡得其正者

起升原任山東參議孫時暘尚寶司丞

阮大鋮同猜也

起升原任右布政馬思理為左通政

思理先為右通政坐佘仲吉救黄道周下獄至是起復

北兵破福建思理自縊死

蔭內臣張師孔侄世錦衣千戶

以乞憐役勞得之

命吏部侍郎蔡奕琛以原官進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初奕琛抵任時上疏自辯內言臣向者偶激風聞另牵

及禮臣錢謙益今謙益休休雅量盡釋猜嫌引臣共濟

此阻格亦將降
格級亦無妨

方深悼嘆爲不可及臣猶何心敢留戚念然當日力阱
奕琛欲以受吳中彥畸相加眷實謬益也入而哂之至
是入閣時誠意伯劉孔昭等欲援國初徐中山王爲中
書右丞相例入閣以與論交詳而止
准禮部右侍郎謝德溥終養
德溥母逝九旬懇請允之
乙巳降溧陽知縣李思模五級
時定納貲赴考童生以三兩爲率思模言本縣童生大
半赤貧坐阻格降

升大理右寺副張淳太僕寺丞

淳崇禎時爲工科以累謫

贈原任登萊巡撫陳應元右都御史廕一子

先應元子乞廕不許至是又以黨緣冒昧言無當褫此

贈刑死御史馮登恒(垣)太僕寺少卿主事鄭逢吉太僕寺丞

予祭廕子

賜兵部侍郎阮大鋮蟒衣

以黄國琦爲兵部主事仍監軍

時充爲事官之命方新也遽有此授

吾切

丙午户科吳适疏陳徵元新政五事俞之

一曰詔旨不可不信朝廷之有綸綍所以彰示臣民俾知所遵守邇來事變錯出間多前後懸殊用人之途始慎而繼雜懲逆之典初嚴而終寬恭陳乞矣而矜功請寬者章日上重辟貰矣而訴癥乞封者望日奢鎮帥屢責進取而逡巡不前軍需頻督轉輸而庚癸如故欲期盡一宜重王言臣謂自甲申五月以來新綸美政宜勅該衙門恭加詳訂舉一切大事有關治要者絕去二三炳垂史冊令後凡奉明旨務俾上作下應內外永遵一

曰人才不可不核人才為治道所從出須考典籍無稽。錢神有經。人多躍冶。初仕輒與清華。官多借題。行間每增監紀。起廢而薰蕕並進。懸缺則暮夜是求。以至萬贖日廣。啟事日勤。果盡從君父封疆起見乎。臣請自今以往求才務寬而用才務覈。寧重嚴于始進毋致追恨於債轅。一曰邊材不可不儲將帥之器豈必盡出武途如唐之節度文武兼用而內外互遷益儲之者豫耳請自今嚴飭中外蓮華之彥非韜鈐之略弗識辟舉之選非軍旅之才弗登技勇騎射資〻講求無人不奮於威武

無刺不徹於同化違材不可勝用矣一曰國法不可不
伸人心所以不壞頹有分誼維之法紀振之項背主附
逆之徒即畫膏斧鑕所不足惜今聖明紀綱既肅法外
之仁臣恐此輩輦金贓槊奸狡不足漸何可長亟請嚴
飭禁止即從前計典處分其詿誤輕者猶可榆淑而大
貪大酷斷不可開登進之階一曰言責不可不明祖宗
設官外有六曹內有六垣俾表裡相維大小相制是故
糾彈之外復有抄發豈六曹歲視封駁而可稱法體乎
臣請敕下該衙門恪遵祖制重言責即以飭官守吏祈

陛下亟進讜言凡係奏有當者務措于行毋使批答徒
歎而實效罔著凡此五者皆閒新亟務也
江楚總督袁繼咸疏陳兵餉實著并請亟毀要典以斷株
累
疏言臣竊遡稽往牒代有中衰成周雖弱難還侯服環
拱如故宋中原雖失吳元蘢聚尚足為江楚屏蔽今秦
晉又成寇窟荊襄未歸版圖蜀省猶為獻賊攻陷繼又
為闖逆叛將馬科盤踞黔楚江粵猶漸剝膚北虜不受
戎索辱我使臣收狩覬逼河下則形勢之孤未有甚於

此條關為竹論籍當引規諫語之類則所謂明君深據重典之

此時者也夫寇不可玩罪在必勦敵不就撫法在必戰然淮陰之略不世出睢陽之節難責人臣以為帝王御人以誠誅賞萬全責寧南以勦賊必裕寧南以餉使君者行者預有三日之糧責四鎮以禦虜必使四鎮戰守實有可恃南者有以應手北者自不退而南此須廟堂實實打算不可一着鬆懈今者履端受賀人以為拜手稱觴之日　皇上當以為卧薪嘗膽之日乞靖念大恥未湔以周宣之未央問夜為可法以晚近長夜之飲角觝之戲為可戒土木之役得已者已之浮淫之費可省

者省之更乞勅諸臣亦痛念大恥未涵設私鬪而同王仇以伐木之和平為可法以角弓之相怨為可戒臣每嘆三十年來只為三案葛藤血戰不巳前此諸臣當分任其過若要典一書久荷 先帝特旨焚毀諸臣即非屑附崔魏之心何必復尋崔魏殺人之書臣請書未進亟寢之書已進亟毀之至王者代異從古亦多異同昔平勃迎立漢文功在漢室不聞窮治朱虛之過房杜決策秦邸功在唐室不聞攻擊魏徵之非同其君豁達大度亦大臣公忠善謀翼贊其美臣請秉此恭和布政毋

下寬大維新之說解罔原疑入之網衛草野株累之隱

上俞其言惟要典不允

御史李長春既言南運與北運不同請改漕糧為民運仍
減免費以裕軍餉命戶部奏議

兵部請蔭死難左副都御史楊漣錦衣世蔭命再議
旨言錦衣世蔭原酬軍功濫蔭者比比乃獨靳狥國一
臣可慨也

革刑部尚書徐兆魁職以保國公朱國弼等糾其庇逆故
也

疏出稚推但于其事辭亦可畏閲有駭目者着

國殄言 先帝大變宗殉社稷則凡我臣子即當共殉若復甘汙偽命不但忍 先帝更伲 皇上是李賊同賊而從賊之臣亦賊也既已為賊矣又安分差等哉即強以六等分之亦皆失當如﨑虜諸臣姑暫免收拏限三年定奪是矣其第一等凡在從逆者只云俟緝獲正法不言收拏豈從逆之罪轉出﨑虜下抑姑留逆孽為彼交通地也此失刑者一 二等仍擬緩決如光時亨周鍾獻下江南策凱旋功即當為誤吏之待而仍以緩死縱之何待二賊舉而後 先帝薦也此失刑者二 三等

挺贖箴云只欠一死非有他腸如項煜欲為李賊之營
仲魏徵是以子糾建成視　先帝矣而云無他腸可乎
侯恂既負有封疆從逆二罪即宜加等而反以后罪略
前罪是許偽轅為減死之路矣且贖戍如宋學顯等或
足服衆若猶賊之梁兆陽何亦僅罷此豈錢神有靈
可使中興無法耶此失刑者四至存疑另議一項内開
癸未庶吉士應付考功核別奏奪據部咨前云何瑞徵
受偽命可知即有一二從他官改授者与原官何別豈
猶欲降調用之耶彼閣偉門使濟濟臣工与李賊偽官

同鄉孫吳大為此失刑者五如已奉旨錄用恭果其現
府事伍尚可以從嚴責之如巧立名目令姑為免死之
牌發且為然灰之蔣野心滑蹤正未可保也失刑者此
六毋六見彼保救偽節度使武愫恭未嘗不識然風紀
之堂亦未嘗一挂糾彈之以逆敢冒清議為之政使屢
旨詰責忽化爽為柔換日移天可憤可駭時河南等道
御史張孫振劉光斗等六言　先帝死社稷此千古未
有舉朝翹首望天司寇操此三尺先誅內賊後討外賊
為新朝興復先聲乃推諉半年寬縱百許人人出脫語

語游移當時請降勒進開城献策受偽分符提兵追餉種々罪狀一筆抹殺借口在虜者以為聲援即謬獎黨歸者以為效順要知北來諸人乃賊棄之而來原非棄賊而來按學龍云只欠一死實無他腸夫從賊之腸何腸也而尚有甚焉者乎學龍為此語真别有肺腸者也按學龍云正法南還何以處未歸而降北者嗟々虜冦豈終不殲乎方將尺組繫頸戮之闕下游魂野鬼何必借之比例學龍為此說何其輕天朝而小視中國也據學龍云我可不絕其歸漢之蹤此輩當年在朝重今日

在虜亦不足為虜重絕之不來正是投畀有北學龍為此語何与若輩戀戀也况是處刊國变錄之吳种桀已隱然為從賊諸人留一地步聞浚援引唐家六等定罪故事殊不思唐家六等為有君在故寬臣以不死今先帝何在夫從逆之罪至無等也祇有誅之上可加並無誅之下可減乃議戍議徒議杖議贖簡極重雖抵無法出脫者則姓名虜中揮在獄不殺無法解免者則緩決歲月擬學龍云御座改元泰和祥集為宜停刑務不思昨年 先帝遇難正泰月也為時幾何而學龍遽忘

之乎援學龍云金作贖刑先是失陷封疆者許以納金
不死已輕棄去江山矣今又欲納金許從賊者以不死
不又將以祖宗之法輕棄去乎嗟嗟賊在封疆猶可言
也賊在朝堂不可言也司寇何官乃以包天之膽恣意
舞文將於何地乃以障天之手昧心罔上昔黃道周於
獄中逆子詢其文章義氣今學龍愛無君亂臣惜其遺
逆不偶何聲氣速而議論合也臣等誓不与賊俱生豈
甘与黨從賊之學龍同列乞勅部院九卿科道從公速
勘當俞之時諸臣欲去郭維經又欲去閣臣鐸尚書黃

道周故正題与借題並行同鄉𨼆則副都楊維垣代草
而河南等道𨼆則府丞卸之麟代草也唯吏科張希夏
糾𨼆掛漏遂爲中書朱統鑽所糾得旨姑不究
後吏部主事子省矩原官
省矩崇禎時以選事爲廠校羅織自盡其妾亦同死人
皆冤之
車駕迎皇考御容從大明門入百官朝服侍班
加原任大學士錢士升太子太保
蔭原任大學士丁紹軾朱國祚各一子

紹軾為內閣時与同官馮銓挾私怨竟殺經畧熊廷弼

至今恨之

起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唐世濟以原官管右都御史事

沾方現任忽起一先任者為逐沾地也時掌道張孫振

貪撫目無堂官文移直達吏部或劾沾疏糾以一去爭

之於名高沾不能從

丁未御史沈宸荃疏薦原任給事胡周鼒陳仁楨原任都御

史徐殿臣等章下吏部

鼒以請建懿安皇后坊廢仁楨殿臣皆例推先是銓司

以復原官擬原任吏部徐石麒命從之

命吏部錄用原任山東巡撫郭景昌

即曩奇所謂朕在藩邸聞而惡之者乃知非　上意實

同郡閣臣鐸票也景昌後以薦起北降官參政

給御史加太僕少卿職職職二代誥命

舊例現任加銜升任即孫孫振以御史加僕少復擢登

極恩外以三品服供職至是又朦封二代功司無敢啟

眷

升太常寺卿葛寅亮大理寺卿

革升任糧道陳亨職籍書役李纘雲七人俱没其家
餉務主事蘇觀生疏亨守松江首銀不聽書役等作奸
故也戶部尚書張有譽言纘雲等未經勘問豈無差别
戶科吴适亦言陳亨仁心潔履久孚民望請虛公勘明
勿以一眚輕棄不聽
戊申刑科都錢增疏劾張縉彥時敏蕞寇等俞之
疏言法不嚴則無以寒亂臣賊子之膽法不嚴且平則
又無以稱亂臣賊子之衣若身任中樞全城與殉難俱
虧之張縉彥猶銜列司馬身厠言官先後降賊之時敏

蘇京猶名挂臺省夫中樞何任諫官何職若蒙面靦顏不立賜磔尔則背逆方蒙頭捉足就訊公庭而此數人或高牙大纛或紆紫拖赤猶作山頭望廷尉彼何以服之 皇上大震霆斷勅下法司務將從逆諸犯確覈嚴訊至張縉彥等急須感奮圖功為贖罪計偽復悠游玩愒以致賊寇披猖貽君父憂則兩罪並論立膏斧鑕所當并勅法司明列案末以覘其後功成則宥罪功不成則正法可也疏奏得旨從逆諸臣如無實效自有大法

督師大學士可法以弘光初元請敬天法祖任賢使能節

用愛人勤政講學以資啟沃嘉納之

己酉改工部主事焦人霖於吏部

人霖原任南兵部尚書明選子也先任義烏令計處計

處得為銓部始此

脩興宗陵

內臣移文工部請易綠瓦為黃故議脩

庚戌御史劉光斗請汰衰庸清任昭下部議

時八座之間多有衰白既內所云向人咲語勉為鼓學

步履歸對妻孥不覺筋衰力倦人云既在班行之上雖

皮幣面鵠手同行將見田野之中扶顛持危援墜而全

皆實錄也

賜南工部右侍郎張守道工部尚書廕子

命武臣自公侯伯而下非賜肩輿着遵祖制騎馬坐蟒斗牛非奉欽賜不許僭用其途次應迴避衙門俱照舊制行有襲冒僭越的參治

辛亥監軍侍講衛胤文請罷設江北督師

臣言既有督師又有提督總督一柄三操不若去督師史可法尚用高杰潛為提督或用總督王永吉令督師

遲斬又言孫繼彦爲唐府迎渡河西南兵馬無幾宜另
册
加監軍侍講衛徵文兵部右侍郎總督商洛府部經略開
歸防勦軍務
准戎政尚書張鳳翼以病歸命侍郎李希沆代署京營
陞遼東巡撫丘禾嘉右副都御史山永巡撫馮任右都御
史予廕祭葬有差
二月甲寅朔陞刑死主事鄭逢蘭太僕寺卿予祭不准廕
命北京錦衣衛各官逃回求改南者曾否從賊不得輕題

允內臣田成既選淑女於嘉興紹興二府

乙卯命改思宗廟號并議東宮二王謚

從工科都李清言也既言臣記泰昌初擬神宗曰恭宗以恭之取名美耳但因晉隋諸恭帝皆以遜位而謚則美反為疵易恭而神變之正也若思之為謚亦晉人謚亡國劉禪者一昏庸一英明異行同號雖美亦疵乞勅部所議或易廟號或以烈為廟號而謚則另議若謂明詔既頒難於中改則何不乘此東宮二王將議成服時而以更議 先帝廟號者并議東宮二王謚然後同詔

海內矯正前謬盛舉亦往例也允之

命京營整理兵馬親統六師剋期西討

丙辰升工科都李清大理寺左寺丞

升太僕卿王驥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高斗樞

另用

以斗樞在圍城不能遽出也

升加銜文選司郎中鄧𪡏賓爲太常寺卿

時兵部侍郎阮大鋮意氣軒驁侵撓銓政門如市輔臣

士英稍稍然亦以銓部爲奇貨戎有未經考授從補推

知敬成有曾經補官、合入大選而入急選以便擊缺者重以應賓貴官勢躲、特二人為墻壁吏部尚書張捷畫題而已、戎夜榜大鐵門曰、閑賊無門、廷為模行天下元函有耳一元直犯神京其為人惡若此、應賓以郎中加銜帶少、不賞補而越升、非舊典也

補原任南御史徐復陽陝西道御史陳以瑜河南道復陽以瑞為御史時曾連糾門户致累、累削奪人皆尤之

浙江巡鹽御史李挺既糾運使梁招孟命會同撫按察奏

挺巡鹽兩浙需求無厭招孟勳票不與挺怒投書役招

孟入見大閣沈恨之裝飽以參挺錯愕避之既糾招孟貪挺亦

尋為兵科錢源糾人皆快之撥掌道張孫振不悅

謚桂王曰端

命宣蕭輔臣取錄入閣

鐸嘗去輔高義在位持內傳與廠衛甚力又力言恭奕

琛張逵等不可用每指其文集語諸同志曰吾錚錚自

掛則此集傳不則覆瓿耳譬不歸周延儒溫體仁輩以

貪奸貽嗤也及奕琛等承旨意稍折至是以票擬從逆

為公疏所指摘御史劉光斗又昌言攻之不得已一日三往見焉調停於內疏方留中旋宣諭入閣鐸書筆供工為人樂易可親凡眾諸臣疏皆爾之一日去輔姜曰廣從容言曰外人以爾同內臣呼如何鐸大怒曰書言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於內亦內臣耶是日諸疏眾爾者尤多

丁巳復吏部尚書張捷子伯驥原官

伯驥崇禎時為通政司經歷錯買禁書緣捷救重擬至是日楊維垣言復

命原任山西僉事錢繼登光祿寺少卿尚寶司丞周瑞豹

本司少卿

行人米統鎮既攻江西巡按周燦并及姜曰廣楊廷麟等

不問

先是統鎮既糾曰廣及燦燦既辨試統鎮為誤夫異

諮統鎮怒言曰廣誣聖德有七不可又為九十七臣中

之不花押者何云誘人言廷麟集兵謀為不軌一以然

文擧在僭可以聾役一以曰廣在上左右可以內應一

以燦為江右巡按無敢發伏其語無賴得奇不究

復原任編修吳孔嘉原官
孔嘉父為族人吳養春所害故借魏忠賢以報殺挂逆
案諭着以此原之
准原任湖廣巡撫王揚基冠帶閒住
贈南祭酒許士柔少詹廕一子
戊午升工部右侍郎高倬刑部尚書轉吏部右侍郎陳盟
左侍郎改戶部右侍郎王志道吏部右侍郎加兵部左侍
郎阮大鋮本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仍管巡閱江
防

蘇紫霞貼

升禮部郎中吳本泰尚寳司丞

吏科右陳燕翼疏陳中興大義從之

疏言臣伏見數月以來躁競成風廉恥道喪士大夫輩但以得官為榮而不以失義為辱發冠進賢即希華要既辟民社復遇京衙監司之遷轉如流危疆之督撫遞換貲盡監紀幾半天下而兵驕將悍所傳如蔵且多分廐馬之肥天閨金翠填咽巷衢而躍馬横戈雅謝不能祇緣長可驕之氣北遣疆臣徒逍遥於河上南歸江且祿織於新郟書佐盡躋辟召何數短簿尋軍罪撫次

穆居冷衛

第登壇慮盡孟明嘗沐無節不破奇遇皆仁愈衰亂之
後所人物反多抑不死之餘其動忍擲甚尤可咲恭黃
麻台長憑關外為去路為史綃衣望江　為負郎凌夷
既極長此安寢抑臣近因覃恩濫及而滋有慨焉臣觀
今日諸發請肱者章滿公車必不肯纖毫挪入動延為
彼子孫之謀則忠矣而即此動念東宮二王移處實能
為人子孫黎民之保者若何移封移時者數期取盈必
不忍一念遺憾而為後嗣祖父之計則周矣而即興情
一旦登望天壽諸陵　先帝先后寢園幽門朝晡之牖櫳

初君何平生歌舞誰不懷歸之心華屋生存罔道西州之路平交下士一盂錢飯不忍忘恩一刻握手不替成說從來亦十七年來身所比肩建事之舊主一旦變難如彼其烈而吟背三九侍從恩遇諸臣未久已庋閣置之不復較理乃如之人負恩須藻而尚望其殫忠畢智事

陛下者也屈指舊恨忽已一年再逾數月漸難提起一時賢達毋亦惟是唧唧詩官聚頭贊贊經言詩賊沒饑而事壞法亂紀譬如人家父母有難而其子弟妯娌且相與戲手擇問田產一物不抑則相與詬詳究

訕誤以怨罵為瘋哭嗚呼遠矣今奴賊相持勝負未決
中國之利正在此時行間將吏不聞一籌一策用間用
奇而但知張口向內添官索餉二十年來用兵敗道踵
襲不瘥今日在事諸臣亦須論同論異論彼論此但向
西行畫取一步蹈斷闖逆之根更向東來遥寄一縣坐
禁奴首之命中興奇男子誰復過此不然要不免因持
活計偷取一切富貴已耳敗形相嘆庸有既乎馳奏命
部院亟行申飭
內臣李國輔請開採雲霧山命會同撫按勘奏

户科吳适疏言七不便且　正統年間採故激成大盜
鄧茂七葉宗留之亂然勘奏如故也因轄時領勇衛營
務及奉命閱操士兵以營務題授其次子署理
庚申准原任大理寺少卿唐兆恒在籍
發北兵破福建兆恒據開化縣嶺頭山起兵拒戰於陣
見害
升御史李長春太僕寺少卿
辛酉隆平侯張拱日疏糾左僉都御史郭維經命自行回
奏

維經居畄都久得民和　上知之至是府丞鄭之麟延
僉院廉与阮大鋮等百計謀孽適迎恭皇御容維經以
病未出越二日見朝逆唆拱日糾之有恭皇往為諸奸
媒孽維經不欲親茲盛典猶去年姜曰廣張慎言不欲
策立　皇上等語初閣票議處云必有所顧恭御史華
也
命戚臣世襲侯伯原非典例以後不得濫請
諡楚王華奎曰貞
降營將袁誠一級

以緞兵裁餉也

壬戌出久推不至左給事中陳泰來等缺

時户科右陸朗欽轉左言於吏科都張希臯疏請出缺

有旨責泰來等覬望命議處內推時化已任北李如璧

以蜀闕幽推李汝燦不至

命故官子孫陳乞年遠無稽品望不副者不得一槪朦濫

兵部主事蔡屛周請以節制之師省兵以恭儉之規足餉

納之

癸亥准復其誥封鎮遠侯

蔭劉有錫錦衣衛千戶
以隨皇太后駕也
甲子起降原任大理寺卿葉紹顒太僕寺卿
紹顒先以京察不謹廢
工科吳希哲請命百官自陳允之
時起用諸臣多耄御史劉光斗請汰衰庸則將剌易應
昌等而希哲所云筠心桂性末境方饒則又為楊雖垣
卻之麟等解嘲也
起升原任吏部員外陸康稷文選司郎中

初禮部郎中吳昌時援詞吏部忌康從同鄉先輩恐以
起舊尼己逆擬外轉至是康從疏言　先帝甄別銓曹
時已奉旨的用特為昌時所阱遂命推補
命脩思宗与　先帝實錄
先是工科都李清言今日脩史何先惟急脩　先帝之
實錄而已夫　先帝歷年十七、而思廟歷載四其實錄
易編耳止緣當時珥筆諸臣、拱手草除於是化國書為
家乘、而子虛烏有、胥佐筆端、則史彬致身錄其最也、若
非先臣吳寬集內、載彬墓誌甚詳、而安知從亡之說、實

又安知從亡之數十人皆賢之屬脫今日不舉　先帝
實錄亟行搜羅恐淆亂不止致身錄矣且此十七年間
戎黑白互淆戎玄黃迭戰墻壁堅於廟堂而封疆之藩
籬反殺則逆閹之伺隙以入正此為禍階謂宜早成是
錄昭示來茲俾千載後知咎有所歸而不致以啟宮禾
黍為宵衣旰食之聖主咎則暴謗臣罪正以揚　先帝
美也臣所知者惟舊輔蔣德璟精心時政留於筆記宜
令彙集成編表送史館而此外或採閣揭或搜部覆或
廣彙臺省諸疏章仍遣詞臣行人數員分省搜輯凡郡

邑故禧諸名公卿副令皆宜嘝致疏奏部覆從之

再舉考選授林有本等科道部屬各官有差

科七人林有本沈應旦張利民韓接祖錢源徐方來莊

則穀道九人黃錫袞劉爽郝錦畢十臣王大捷夏繼虞

郭貞一王愫張屯羅熊惟來集之以科姜應龍以道供抑

部而十臣貞一又以部改道皆關臣士其意也

謚皇太子慈烺曰獻愍永王慈煥曰悼定王慈炯曰哀

吏部議補行人胡麒生科負不允

麒生往附蘖氣至是以原擬科負與復舊擬為戶科都

奇件

熊維典既駁之逆既訟逆案冤辨故輔體溫仁趣至堂

言路不容站足時閣臣栾琛与同邑弗善也御史郝錦

既言麒生以北闈閣節革職十二載並無考校禮科矜

今蒙皇恩還行人原職乃得覬望蜀異猾神鍥途要路

使作奴顏覬美官可以戈獲或哭或罵或泣或歌面目

皆不踪已神情若魑空廉恥既無官箴烏取既奏命吏

部核議

乙丑浙江巡按彭遇颽請用遼將招海兵為戰守臨不許

時愚其招致流移生擾內地也遇颽出都多稱劣矜眾

監破凱紳弁給以劄付同知通判推官參游守把名色許之名募受賄不貲又媽家杭州出入衙門皆內戚也

命汰衙所班運城操等軍以餉銀濟軍需

丙寅准兵部右侍郎徐人龍回籍兵科陳子龍終養子龍初為浙官會訊蔡奕琛一案成獄是時奕琛方倚用側目逆之侍養歸後同吏部夏允彝等起兵杭北師及与吳勝兆謀被縛赴水死

命倪嘉慶以戶科新銜察核錢糧仍兼四品服俸

遣禮部尚書黃道周祭告禹陵

道渦臨行疏言唐宋天寶之亂李郭討賊二十五月而
復廣明之亂鄭畋李克用討賊二十九月而復若建中
之難李晟渾瑊討賊則不十八月而復所以然者李晟
渾瑊用奇郭子儀鄭畋用正人心之玩憤不同盜賊之
盛衰亦異也今人心盈憤甚於往年賊勢傾離亦逾曩
日今欲東收兗濟北略漳河西取鹿安然後問雒陽之
鐘簴歸承德之松楸上現天壽山陵日持久其道良難
必如臣愚得一沉鷙之將簡士三萬春糧一百日出讚
揄帝揄東踰破車度臨朐歷博興直上盤山滄洲興開

四百里皆荒墟如升墟邑惟臨朐安丘樂陽信陽稍有
屯聚可因糧而食去七晝夜至武至清渡白溝出其不
意從天而下奴有嚙指望宣大關門而遁耳然後致
陛下哀痛之意祭告洒掃十三陵与長安士民拭涕
而觀九廟還分兩道一下臨清以収兗濟一下邯鄲以
取漳衛具用力甚少奏功甚鉅此耿弇所發憤於祝阿
劉裕所歡呼於大峴也燕都已奠陵寢已安然後皆離
陽之鍾虡掃承德之松楸底定中原如循襟領而扱衣
帶不為勞必俟虜冠蕩平從容觀變發東南以取西北

力殫於仰攻志衰於畫守薪胆之勤不知更幾歲月乾元中和之勲猶未可冀也凡用兵如藥久頓則腐用將如用刄久頓則鏽以鏽澁之刄付於鈍手腐蛀之藥漬於下方雖庖丁俞跗無以中其湊會矣念春秋二時開卷黎老猶得登陟丘隴洒掃坟墓至於禹陵三千餘載猶蒙興朝繼念寵以太牢而天壽諸陵抉然追憶往時謹從祀官趨蹌拜何能不悲是臣所不獲已發為東道出師收復陵寢之說也

督輔可法請高傑部將李本身為提督不允

高傑死可法以傑傑前鋒部將李本身爲請用爲提督朝議未許未幾黃得功等既去云閣臣不知是何肺腑用傑部將爲督目無督師矣

靖南侯黃得功引兵還儀真 上遣内臣盧九德等諭之乃斂兵

得功御傑不已聞其死引兵發儀真名云備傑潰兵實欲割地也時傑寓揚諸將士數夕驚朝議恐傑部將之守開歸者預家奔還致虜冠乘隙亟遣九德等捧諭止之得功奉詔斂兵人以爲不遠之後

賊勢取成為北兵所敗棄西安走襄陽

江督袁繼咸疏言闖為虜敗雖可喜實可懼虜未及謀我者闖在耳闖滅非江南誰事長江上下宜亟為備禦督王永吉亦言臣近聞西安已破流賊敗走漢中不勝踴躍繼又不勝憂疑也虜乘虛擊賊所向披靡其氣必驕向屢入內地未逢敵手今見國家新創半年以來未能出門一步其心必懈驕與懈皆犯兵家之忌若簡銳勁馬步一枝直走開歸進窺曹單防其抄襲淮陽為正兵以驍勁馬步二枝疾趨沂濟為奇兵電擊星馳計日而

可復二城若二城既復兗濟臨德遂成破竹軍聲一振青齊豪傑響應土兵民馬餉砲單資遠近輻輳終騎角攻其無備必建奇功蓋當此內外凋敝時須破釜沉舟決一死鬪倘致動出萬全必勝之策實無此策臣不勝躍躍猶此也若謂長河長江未必真將天塹一番挑激彼必速來殊不知我前虎視中原意欲併吞天下特与逆賊相持不暇傾巢壓境耳今西安破陷已真虜既入陝退復入川宜雲秦晉東豫荆襄胡馬進退自躡前無所牽後無所掣全副精神總在江南縱不挑而激之

能保其不投鞭而問渡哉臣不勝廢疑若此也乞勅下
部議如當決戰使須秉此机會速挑馬步數萬備辦粮
餉分道進兵若兵馬錢粮不能應急先宜固守亦須處
之堅牢事事着實防江者當代防河者籌畫河如長在
使可作江上藩籬若從晉豫上流渡過則徐揚潁
亳俱是平原安得有河可守司餉者當代司兵者焦勞
士馬飽騰則戰氣百倍今長戍荒原所在枵腹一或譟
決更以何兵為守昔齊人有秉鎡待時之說今有勢可
秉無時可待過此以往事变逾多日益紕亂矣初永吉

於去年十月遣遊擊賈以禄往京通偵探至是歸稱建
州精騎盡往征閩北直山東一帶皆單虛故永吉及之
事竟寢
命裁九江額餉六萬
時閣臣士英戎政阮大鋮皆與江督袁繼咸不協責繼
咸縮兵就餉額軍中偶語起繼咸既爭之不得力求罷
言朝廷既不行臣言又不放臣去臣惟有以身死封疆
弟如社稷大計何不答
丁卯住福建巡撫張肯堂俸命勦賊自贖巡按陸澄源候

考核調新升正詹郎之部外任用
明旨責其玩視他方專擠小隙也之奇忽內忽外有同
兒戲
詹方葵孫商樹節翰林院五經博士昂濤酌議詹
言清雖忠於建文然狹双犯蹕得罪文皇故也
予閱陝殉難諸臣詹謚
省城則巡撫馮師孔按察使黃絅長安知縣吳從義渭
南知縣楊暄商雒則道臣黃世清蒲城之知縣朱一統榆
林則又布政都任中部知縣朱新鐩原任總兵尤世威

侯洪極侯世祿王學書王世欽王世國李昌齡原任副
將尤翟文常懷德李登龍張發楊明見任副將忠顯滿
固俊李國奇原任遊擊孫貴尤養昆見任遊擊姬維新
陳二典劉芳馨劉廷傑文經國原任守備何懷衡李宗
叙見任守備左勉忠浙賀天雷楊政瑞掌印指揮李文
焜等慶陽則道臣段復與知府董琬商州鄉官則原任
吏部尚書南企仲誥封副都御史朱崇德原任巡撫焦
源清焦原溥山東巡撫王道純山西參政田時震禮部
主事南居業蒲州鄉官則原任撫州道祝萬齡慶陽鄉

官則原任太常少卿麻禧咸寧縣舉人則朱誼衆內御
任尤世威闔門皆縊而尤新娶一未配妾亦投繯死惟
榆林以力抗闖逆爲所忿城破自將揮千百戶及士民
死者數萬人皆不可考矣先是御史霍達於崇禎末奉
旨未及覆至是再請故卹
贈甘肅巡撫湯道衡兵部右侍郎加子遇世錦衣衛指揮
僉事
云勤廢功
勅禮部尚書顧錫疇致仕

御史張孫振既其居官猥籍持議偏僻也內云溫體仁
在政地正色小心七年如一日　先帝御謚文忠而錫
疇輒擬追削逢迎門戶設行与謚紛若莫若矯誣三朝
之孫慎行而錫疇何不一啟耶鄭鄤恐心杖母孫慎行
引入詞館起用一日雞舟並進震孟結為死友倡和呼
招獨微仁獨發功在綱常使可名曰忠乃錫疇于鄭鄤
之死友則特謚之而為　先帝執法之臣則削之何也
乞將錫疇作疏削去濫謚復還體仁謚疏奏勒錫疇致
仕錫疇先以署銓有議為章正宸熊汝霖糾至是又為

孫振与何綸斜兩岐夾攻一人而已

轉姚思孝大理寺左少卿升太常少卿沈繼培右少卿

役監督勤兇太監劉元斌司禮太監王裕民原職与祭葬

廕弟侄一人為錦衣衛指揮僉事

元斌与盧九德督黃得功勤兇江北又勤李青山於

山東頗有功御史王孫蕃嘗為州守及選御史劾其所

部淫掠 先帝命逮之斌既辯孫蕃復言兩未下科試

何孫知應有涌洩禁中語者時 上方怒涌傅遜報乃

并裕民下獄死西市至是復

戊辰子北使兵部右侍郎左懋第母陳氏卹典准録用原任吏部員外左懋泰

時懋第久留北欲授官誓死不許圍守愈嚴未幾又欲取懋泰至授官懋第貽書力阻惟命葬母他不及至是督輔可法爲請母卹典兼録用懋泰從之懋泰當闖逆破京師不能死懋第卒抗節死於北

予原任刑部右侍郎陳以聞祭葬

以聞 先帝時察廢爲民

准常沅襲封上饒王

准御史李楨在籍養病
楨見時事日非故決意不出人服其先識
己巳復原任御史李嗣京原官
嗣京先為吳昌時所阱被糾議處
河南巡撫越其杰乞休不許
責其以道臣簡用官至部堂一味諉卸也
庚午加兵部員外耿章光尚寶司卿
原任山西巡撫如杞子
命吏議皇考恭皇帝謚從太常少卿張元始言也

元始以恭為諸禘王謚請改共
辛未命有以縉紳士民家產獻媚鎮將及宗藩勳戚等家
者立正大法
以高傑勒詐撫臣朱一馮故禁之
以左諭德沈廷嘉爲洗馬管司經局升簡討賴垓右中允
原任庶吉士張戥編修
星崇禎時以累削住後降北為淮徐道
予東平侯劉澤清弟源清謚武節仍加祭
源清戰死

壬申禮部尚書錢謙益疏修國史

疏言萬曆中閣臣陳于陛請修全史開局纂修旋即報罷大抵官多則拜除不一人衆則考要難務文雜則貫串無緒古人所以有白頭汗青之嘆也臣壯歲登朝由心史事三十餘年揚搉討論差有端緒昔宋臣司馬光編修歷代通鑑以衰疾乞就冗官前後所任聽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不責職業卒能成書臣願比光例即家開局或書或徑進或按期繳納仍聽閣臣總裁改定奏詔頒行疏奏命在任料理謙益志也謙益博覽群書尤

精史學搜羅考核備極苦心人亦以此服之後因亡史稿盡付絳雲樓一炬殊可惜也

復已故削任太僕少卿徐景濂原官

天啟時景濂為御史以前疏三案例轉時給事中王志道獨是其言具疏救之後挂逆案緣此

起户部左侍郎吳光義原官管右侍郎事起鳳督朱大典兵部右侍郎升左僉都易應昌工部右侍郎

光義蕘而溫為鎮臣勒助餉所苦故謀起以避之

升蘇松副使陳洪謐太僕寺少卿廣東僉事晏條尚寶司

少卿
洪謐為守与松守方岳貢齊名今始升
予錦衣衛劉僑祭葬
僑天啟年掌衛以議獄不肯媚璫至是以糾黄澍故得
優䘏
癸酉升工科左李維樾本科都給事中
淮兵部尚書署左侍郎練國事解任尋卒於京
國事方正有持操与魏國公徐弘基先後卒幸也
撤高傑兵回命廣昌伯劉良佐赴防歸德總監高起潜駐

揚州

保國公朱國弼既糾原任淮督路振飛命部院看議役振飛督淮時闖逆方張上扁舟河干不絲矢石載逃卿之通政使楊維垣久戍淮安振飛共梓里待路亦不快至是國弼糾其不法且訐振飛鳳陽天子氣一語未幾行人朱統鎮復糾之供命有議蓋迎合也

日月赤占者以為兵氣

戶科吳适疏陳吏治五患請嚴行甄飭允之

甲戌進輔臣蔡奕琛文淵閣大學士蔭子給誥命

贈吳士奇工部右侍郎兔廕

授錦衣衛千戶趙祥指揮子孫世襲千戶

以舊勞也

乙亥追封皇弟由榘潁王謚冲

御史袁弘勳既罪三案命已之

首及已故王之家孫愼行楊漣左光斗現存吳甡鄭三

俊等欽敕部院正罪餘附和諸人一併覈議未及袁繼

咸謂其公然祖述例身怙逆罪甚無將應與案內諸奸

並究得旨事屬已往且經大赦不必追論時閣臣士英

尤論

富貴已極惟包攬交結思永固福祿而已貪虜誤國不

殺人將士黨也貪功誤國又忠殺人都阮大鋮也初大

鋮里居時欲與河南國子生侯方域交却之適左良玉

悍流賊逼託言就餉南京大鋮以方域與良玉善誣為

內應方域以書詣之內云執事帳机一動長伏草莽則

已若復得志必至殺盡天下以酬所宿恨至是驗

加督輔可法總督王永吉鎮臣劉澤清高傑銜各一級

以邳州禦寇功也

丙子復原任宣府巡撫沈棨原官仍議卹

崇禎時祭孫与北盟為內臣王坤糾故戍

補原任吏部員外萬含馨考功司郎中

為明歲大計地也

准慈爚襲封崇王

更上思宗烈皇帝廟號曰毅宗

按禮部管紹寧飛言謚法廟號不妨互見如我朝有睿皇帝又有睿宗有仁祖又有仁宗況卜世無窮而嘉名有限詔用毅

補李元功中府添註僉書

元功便殿投輔周延儒溫體仁門曾挂彈章至是又為
閣臣士英昵人號三相鷹犬
贈死事武臣沈宗壽都督同知子孫襲錦衣衛百戶一輩
丁丑贈死事知府王行儉光祿寺卿予廕祭塟潛山知縣
李稱往太僕寺少卿廕子
升吏部郎中來方煒太僕寺少卿
倒轉吏部科道馬嘉植等
吏部余颺科馬嘉植道高允茲沈宸荃也颺為阮大鋮
所惡言于吏部勒令倒轉嘉植南渡數疏頗錚錚尚書

張捷言其居北科時与廖國遴等一行人也允兹与宸
荃皆持議不附時掌道張孫振恩之故供外時孫振嗜
賄某御史面乞某差廉二指孫振以為二千聞顔諾之
次日二百金至怒詆容大言曰堂〻多史賄差當糾御
史失声色而走
謚南京吏部侍郎顔起元文莊廕一子
加升内臣韓贊周二級李國輔一級
以弾心营務也贊周性戇直在 上前每多規切及孫
疾孫窩士英等益無所憚尚側目國輔謀去之嘱所私

以伺採事諷令往浙因輔見升臣狀疏請止其行不聽

後發周見京城不守自縊死

工科都李紲擬請早建太廟命工部議行

命止滇黔入援兵

以乞餉故

削宗室監紀朱蘊鐵朱由荻為民

以其說御衛疆入京巧營也

寧南侯左良玉疏救江督袁繼咸并言要典宜焚讟解之

初繼咸以江上兵薄鄭鴻逵兵艦不還須更造檄九江

道叅士彥於江流截買士彥家蕪湖與諸商艘繳撤不肯買繼咸以令不行劾士彥士彥同年御史黃耳鼎亦劾繼咸且謂繼咸股弁胡以寧劾良玉立他宗良玉不從蓋欲鬩督鎮交良玉先不拜監國詔鬩之益疑畏乃疏辨并明與繼咸無隙諷耳鼎受指使末又云臣讀邸報未見兵何如強餉如何理惟曰門戶曰三案曰要典昔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先帝焚要典而亂臣賊子亦懼時攻繼咸者逆詔與良玉倡和脅制朝廷矣繼咸力詆士彥屢疏不休識者亦病其氣盛

戊寅禮部主事吳景亟請開館設局纂修三朝實錄俞之
其說祖三朝要典附時趨也
闖賊李自成兵至承天
御史周昌晉補糾漏案楊汝成宋之繩曹溶等命法司并
叅
汝成以左都李沾至戚故免議糾汝成意在沾也
癸卯改浙江巡按彭遐颷於江北江北巡按何綸於浙江
遐颷至浙江糾紳并兵以千計橫甚強市於民民怨之
轍右兵衆忿群噪署前遐颷出兵搶殺死者七十餘人

事閒吏科林有本疏糾過颺不法狀請逮治士英票旨

与紛互詞竟不之罪也過颺後降北為漳州道

准張承志襲封恩安伯

命戶部未完錢粮仍責成撫按不得濫委閒曹以滋騰擾

命侯張拱日左府孫瞻城右府鄧文堯前府各本僉書

庚辰禮部失印署印侍郎管紹寧具疏請罪

御史張孫振請改元考察下部院察例具奏

時東林列仕籍者已同抱蔓惟在籍未履雖京察有期

不及待也孫振堅握河南道印欲俟京察方選劉光斗

表孤勲以資深不得皆恨大約首除異己總歸中立終

則自相歸嚮矣○

起升例轉御史熊化太僕寺少卿

化萬曆間以察處王之寀例轉累升至叅政皆不赴

命逆案無得濫雪從誠意伯劉孔昭言也

孔昭言瑺案昭雪為陰行賛原無實迹者言之耳若献

媚有據豈應翻案從之

准戶科羅萬象在籍養病

後北兵入江西萬象與原任左都鍾炌等五人至南京

皆自詡為孫之擁所爲怨洪承疇入覲尋勒回識者皆

蓋之、

補用任兵科左虞廷陛吏科左給事中

廷陛逆璫時、有要典既成紛嚚宜息、一旣挽救良苦、尋

被璫削奪、且旣糾孫居相、而逆案中誤謂糾趙南星、尤

枉、至是雪、

壬午晉首輔士英太保銜少傅（保）加署職方王期昇太僕寺

卿貞外耿章光尚寶司卿餘內外部科官加級有差

以爲降賊渠程繼孔也

六堂批語

命部院看議左僉都郭維經保國公朱國弼糾其庇逆也初維經署大理寺、刑部以偽防禦使武愫招送押初未解審也次日疏上維經疏駁之至是國弼言愫受偽命偽印偽牌票何務何疑維救愫疏中已自吐未嘗何以懸斷無死法且一則曰可乎再則曰可乎把持要挾直辨其不可也又謂防禦使印當問甘受與否濫命之女已出命矣又何問其甘濫與否執法之官甘心庇逆乎

同情建訊命看議

起升廣東僉事水佳胤尚寶司司丞

佳胤以訟逆案逮察故御史也

吏鑄各衙門印去南京二字

加趙民懷太子太保廕一子世錦衣衛百戶

命從逆各犯及爵績祚一案着法司速行訊結從吏科林

有本言也

既言績祚不孝不忠宜早付一決

南渡錄卷之四終